



中科院研讨 A 类先导专项监理工作

白春礼强调要深入一线找问题提建议

本报北京 2 月 12 日讯(记者孙爱民)今天,中科院 A 类先导专项监理工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白春礼对监理工作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示,项目监理在控制预算、保证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是专项科研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专项专家们给出的意见很到位,对专项的顺利完成很有帮助”。

白春礼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科技界要提高投入产出比,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中科院要增强使命感与责任感,向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白春礼强调,专项旨在立足国家需求和世界前沿,整合中科院长期积累的学科、人才等方面资源优势,开展跨研究所、跨学科协同攻关,力促重大成果产出。“特别是 A 类先导

专项,产出目标比较明确,创新团队比较优秀,投入经费也比较大,关键是如何有效地组织管理。”

白春礼表示,要加强专项的管理,按照“保重点、保急需、保关键”的原则,把有限的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通过有效的监理制度,限期整改存在的问题,对于逾期仍未改观的工作要敢于动态调整,建立全面的项目退出机制。

“专项专家不仅要主动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更要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真正地深入到一线,在一线找问题、提建议。”白春礼说,“应充分尊重专项专家,密切配合监理工作,认真研究每一份监理报告,仔细分析专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形成有针对性的措施,责成承担单位改进完善,保证中科院机关管理部门、监理单位及专项承担单位之间形成一个闭环。”

中科院副院长阴和俊、重大科技任务局的负责同志与 A 类先导专项监理工作组的成员参加了会议。

2013 年,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高达 94.1%,处理能力较十年前增长超过 50%;然而,统计数据上的节节攀升,却难以杜绝现实中污水处理问题的屡屡发生。

治污企业缘何沦为排污大户?

■本报见习记者 王珊

湖南省环保厅 1 月 27 日通报,去年第四季度,通过对湘江流域重点污染源的监测,发现有 13 家企业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其中三家为污水处理企业。

无独有偶,去年 6 月,陕西通报全省 105 家污水处理厂现场取样送检结果,超标排污的有 57 家,占 54%。

一方面是处理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问题频出。对此,有关专家表示,我国很多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晒太阳”的问题依然未得到改观。

“晒太阳”的污水处理厂

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已有 650 个市建有污水处理厂,约占所有市总数的 98.9%,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1994 座,形成污水处理能力 1.2 亿立方米/日。

然而,在多位专家看来,这些仅是一连串光鲜的数字。

计算城市污水处理率,只需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数量,除以城市污水的排放总量即可。然而,小口径里却隐藏着大文章。

“处理率可以达到 90%,但实际的处理量可以是 0。”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污水处理率并不是真正污水处理量的体现,而是污水处理厂所能达到的处理能力与城市污水排放总量的比。

王浩进一步阐释污水处理厂闲置的普遍状况:“污水处理厂开工时间非常短,或者水怎么进来,又怎么出去。”

对此,江苏宜兴环保产业研究院总工程师

师陈璐也表示,污水厂负荷率较低。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现有的很多污水处理厂开工率很低。

“大城市相对还好点,中小城市问题更大。”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汪晓军也指出,很多污水处理厂建成后都在“晒太阳”。

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经过处理的污水,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排放标准。

“有些处理率高,达标率低,这也是存在的。”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总经理周集体指出。

收集处理存问题

污水处理,三分在厂,七分在管网。在专家们看来,污水处理设施难以充分发挥效益,和本应与之同步的城市污水管网收集系统建设滞后息息相关。

“管网不健全,很多污水收集不进来,污水实际处理量低于设计能力。”陈璐对《中国科学报》记者举例说,拥有 10 万吨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厂,来水可能只有五万吨,而且包含着污水、河水、地下水,“本来应该收集的污水反而没能收集进去,污水实际处理效能严重降低”。

而一旦发生暴雨,水量过大又会超出污水处理厂的承载力。所以,雨污分流一直是污水管网建设的重要方向。

根据《“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到 2015 年,全国城市污水配套管网规模要新增 72941 公里。然而,管道建设耗资巨大。

“污水管网的建设不出政绩,所以政府不愿意去做。”王浩说。

此外,专家们表示,污水处理厂自身的问题也影响着处理的效果。

以厌氧消化设施为例,作为污水处理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污水潜能的开发利用,包括污泥的处理和减排。而在我国,其普及率不足 3%,很多新处理设施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就直接剔除了该工艺。

“现在要把设施重新补上,不太好看。”一位从事污水处理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工艺既已成型的情况下,首先,占地是个大问题;其次,要改变现有的工艺和设备,投资也会加大。

提效改造是关键

污水处理厂要顺利运行,提效改造必须被提上日程。专家表示,国内要转变对污水处理厂的观念,要将其看成资源回收、能源回收的有效方式。

城市污水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据估计,污水所含潜在能量是处理污水能耗的 10 倍,其开发可解决社会总能耗的 10%。

近两年,在西方,污水处理厂的提效改造已经日趋成熟。而在我国,提效改造还是针对水质的改善,局限于水资源的回收利用,能源效率和资源回收方面涉及的相对较少。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等专家即撰文指出,城市污水处理厂应该是绿色、低碳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污水处理厂的提效改造,并以提高能源自给率为主要目标。

对此,陈璐则认为,提效改造之前,要对

现有工艺进行优化,挖掘处理厂现有设施的潜力,以此来提高运行效果,降低污水处理的能耗和耗药。“下一步,才是提效改造。”

王浩则认为应该在工艺升级的过程中,加强对污水处理厂进水和出水的监测,“24 小时实时监测,并把信息提供给公众监督,以此来保证排放标准的合格”。

汪晓军则指出,应该修改污水排放一刀切的标准,使其更具针对性,以此保证污水处理事业更健康地发展,“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建设情况来区分,对于环境敏感地区要求高点儿,环境容量大的地区则可以宽松点儿”。

新闻链接

我国正抓紧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 月 11 日,环保部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水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其总量必须削减 30% 至 50%,水环境才会有根本性改变。目前,我国正抓紧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

我国水环境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仍然非常大;地下水方面包括污染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河流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在水环境的管理上,还有很多不足。环保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改善水环境质量重点是抓两头:一头是污染重的地方坚决进行治理;另一头是保护水质较好的河湖,坚决不能先污染再治理。

2013 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公布

本报发起的“百余院士签名‘抵制迷信’”入选

本报北京 2 月 12 日讯(记者潘希)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科协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组织评选的 2013 年度中国十大科普事件评审结果公布。

这十大科普事件分别是:神舟十号太空科普课激发全社会的科学热情;中国科学家首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普大奖,激励广大科普工作者;《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面世,院士与 30 家媒体共话科普创作;PX 项目公众争议不断,科普促进危机化解;我国第一个科学家群体展示国家博物馆,展示“科技梦—中国梦”;嫦娥三号落月,引发新一轮的航天热;“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基金”成立,鼓励科普创作;百余院士签名“抵制迷信”公开信,备受社会关注;“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汇演活动引起强烈反响;3D 打印走进公众,影响未来。

其中,入选事件“百余院士签名‘抵制迷信’公开信”由本报于去年 9 月组织发起后,随即成为舆论焦点。中央广播电台、人民网、光明网、环球网、凤凰网、中央政府网等上百家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了公开信,并引起众多院士专家和公众的广泛讨论及关注。

国产生物航煤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

本报北京 2 月 12 日讯(记者计红梅)今天,中国民用航空局在京正式向中国石化颁发 1 号生物航煤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这标志着备受国内关注国产 1 号生物航煤获得适航批准,我国生物航煤正式迈入产业化和商业化阶段。中国由此成为继美国、法国、芬兰之后第四个拥有生物航煤自主研发生产技术的国家。

生物航煤是以麻风子油、餐厨废油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油。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比,它在全生命周期中具有很好的降低二氧化碳和颗粒污染物排放的作用。

据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戴厚良介绍,2009 年中国石化启动生物航煤的研发工作,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航煤生产技术。在此基础上,2011 年 9 月中国石化在下属镇海炼化杭州石化生产基地改造建成一套生物航空煤油工业装置及调和设施,这是亚洲第一套生物航煤工业化生产装置。2011 年 12 月 5 日,中国石化正式向中国民航局提交了 1 号生物航煤的适航审定申请。去年 4 月 24 日,中国石化 1 号生物航煤在上海虹桥机场成功试飞。

京津春节期间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36%

本报讯(记者潘希)在国新办 2 月 1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副部长翟青表示,春节期间北京烟花销售量同比下降 36%,天津的销售量也下降 30% 以上。从空气质量上看,天津、北京春节期间 PM2.5 浓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6% 以上。

“过年燃放爆竹、烟花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营造过节的喜庆气氛很有意义。但过量烟花爆竹的燃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翟青说,北京市做过测算,前些年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对全年空气中颗粒物的贡献率在 1~2 微克每立方米,影响很大。

翟青说,在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重点区域,节日期间鼓励大家少放、不放烟花爆竹,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很有意义,作用很明显。

据了解,今年春节放假前,北京、天津、河北以及陕西西安等地发出倡议书,号召公众少放鞭炮,要求党员干部不放、少放烟花爆竹。以河北省为例,当地除夕晚上的 PM2.5 下降幅度超过 42%,与去年同期比下降 25% 以上。

翟青表示,在提倡大家少放、不放烟花爆竹的同时,要加强控制鞭炮的质量问题,不断完善和提高其标准规格,既让大家高高兴兴过年,又减少对大气环境质量的不良影响,而这正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2 月 11 日,“雪龙”号上的船员们向大海投放“爱情漂流瓶”。今年 2 月 14 日是农历正月十五,中国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将在这一天“邂逅”。2 月 11 日,“雪龙”号上 10 位船员在浩瀚无垠的南极半岛海域投放了“爱情漂流瓶”,以表达他们对妻子的爱恋、思念与祝福。张建新摄(新华社供图)

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却有“夜不能寐”的工作压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为人知,却必须有“勇”有“谋”,随时排除大大小小的安全隐患。他们是——

中科院里的“缄默人”

■本报记者 丁佳

中国科学院,拥有 12 个分院、100 多家直属研究机构、100 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以及 212 个野外观测站,几乎涉足科研的所有领域。在社会高度关注安全工作的今天,安全事故不仅伤害当事单位,也会给整个中科院带来负面影响。

安全工作又是无声的。对在中科院从事安全工作的人来说,毕生最大的慰藉恐怕就是永远不要发生事故。大家永远也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

就像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安全保卫办公室主任陈志宏所说:“安全工作是一项隐性工程,是常敲打、常提醒的工程,是此处无

声胜有声的工程。但安全工作又至高无上,它与生命在同一起跑线上,它永远是工作和人生的第一主题。”

在 1 月份召开的中科院 2014 年度工作会议上,一批从事安全保卫保密工作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表彰。他们不为人知的工作和生活,终于开始被人们所了解。

隐形的生命线

对一家掌握着最尖端技术成果、酝酿着最前沿科学知识的国立科研机构来说,安全工作一旦出问题,即意味着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从事安全管理之前,张达是一名优秀的质量工程师。作为国内曾经最早的注

册质量工程师,2008 年,他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投身于一个全新的职业——安全管理,担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安全保卫办公室主任。

上任之前,很多老同志都劝他,“安保工作责任太重了,不好做!”毕竟,对他来说,这份工作意味着从零开始,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说实话,我的心里也没底。”张达说,“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他说到做到。5 年来,除夕夜他从未和家人团聚,而是和同事一起默默守护着金属所的安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金属所对吊车实施了统一专业维保,消除了潜在隐患;给气瓶统一制作了气瓶支架,并将易燃易爆气瓶移出室外;同时清理整顿了危险化学品,将废

液进行收集统一处理。

良好的安全文化并不容易培育。张达是出了名的“不讲情面”。为了推动安全隐患的整改,严肃安全规章,他曾对不按要求整改的“钉子户”采取过停水停电措施。

最终,连续 5 年零事故的业绩让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张达用行动证明了上任之初所说的一句话:“我坚信真诚就能感化冰霜,认真就能做好一切。”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全主管曾煜中是安全工作的“老人”了,他常说:“我们没有感人的事迹,也没有耀眼的光环,我们所做的,只是一名普通安全保卫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下转第 2 版)

科学时评

主持:张林 邱锐 邮箱:rqiuj@stimes.cn

养老保险并轨任重道远

■李长安

备受公众关注的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再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大决定。显然,这个决定对于加快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消除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以及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最大特征,是过度碎片化和差别待遇。所谓碎片化,是指我国的养老保险被分割为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公务员养老保险五种形态。而且,不同种类的养老保险在缴费标准和给付水平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社会保障的不统一,正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公平正义受损的根源之一。

相对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轨是上述各种类别保险制度并轨中最容易、基础最扎实且成本最低的一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009 年开始试点实施,如今覆盖了全国 90% 以上的地区,约 2 亿农村居民加入新农保。而 2011 年开始实施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上是参照新农保的模式来建立的。在养老待遇和缴费标准上,两者相差甚小。据统计,目前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约为 3.2 亿。

正因为两者差别不大,所以早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之初,一些省份就已经将二者合并在一起。根据人社部门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已经有 15 个省份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相较于城乡养老保险并轨,各种养老保险模式之间的并轨才是真正的挑战。如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 2014 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12 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农保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 2.09 万元,新农保为 859.15 元,两者相差 24 倍之多。

而更让公众不满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依然“高高在上”的养老保险待遇。相较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既不履行缴费的义务,又能享受到更高的养老保险待遇。虽然中央已经提出了并轨的路线图,但起码目前尚未有任何并轨的迹象。毫无疑问,这才是未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难啃的“骨头”。

当然,从简到繁、从易到难地改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是加快建立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制度、最终实现各种养老保险模式全面并轨的“前奏”。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